



【人物志】

## 杨牧：诗是舞蹈，也是治愈灵魂创伤的偏方



扫码看视频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师文静

近日，作家、翻译家、学者杨牧病逝，享年80岁。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播者、教育家，他的逝世让宝岛台湾又失去一位文化巨擘。

杨牧1940年出生于花莲，本名王靖献，十几岁开始写诗，《水之湄》《花季》《灯船》等多部诗集成为文学经典，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台湾最有可能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。但杨牧一生不局限于作家身份，他赴美攻读博士学位，专攻古典文学研究，留美任教，又做评论、翻译、戏剧创作等工作。

杨牧是与余光中、洛夫等台湾重要诗人齐名的作家，但他在大陆的知名度较弱，这缘于其作品很晚才大规模在大陆广泛传播。2013年，杨牧受邀来大陆宣传以他本人为主角之一的纪录影片《他们在岛屿写作——朝向一首诗的完成》并参加文化论坛、高校讲座、访谈等，他与陈平原、杜维明等学者谈诗歌，谈传统文化，让不少普通读者认识了这位诗人。直到2014年，杨牧最重要的散文作品《奇来前书》《奇来后书》才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，2015年《杨牧诗选》出版，杨牧的书出现在各大新书推荐榜单中，引发阅读热。

花莲对杨牧意义重大，故乡被他用绵密、敏锐的文字写在了《奇来后书》第二章《诗人穿灯草绒的衣服》一文中。那是一个“站在东西走向的大街上，可以看见尽头一片碧蓝的海色”的地方，而杨牧说他成为诗人是自然而然的事，他不可能在十几岁时就刻意追求成为一名诗人，却可以作诗，是因为自己受了山、水、云彩、海的感染，觉得需要接近大自然：“我仿佛看到子夜以后满天的星光，感觉到夜露的寒冷，听到子规的啼声。我仿佛看见莲花池里的绿萍，看到鲢鱼游水，看到青蛙和长嘴的彩色鸟。仿佛很多江南的马蹄和酒肆和官墙和石板路召唤着我，仿佛看到宋代的午桥和拱门，红漆的拱门。在空屋子里穿过的时候，我仿佛感到有人在鼓励我必须从事创作”。

1972年之前，杨牧以“叶珊”为笔名，出版了《水之湄》《花季》《灯船》等诗集，形成了浪漫主义抒情风格，引领当时的诗歌风气。他在二十岁上下时就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诗歌《行过一座桃花林》：“当我行过一座桃花林，晚霞寂寞地照着——照着一片破叶，我就在这树下躺卧，让你来寻我，因为我的孤独就是那颗星……”这首诗歌因被刘嘉玲用于纪念张国荣，广泛流传。

1959年进入东海大学历史系读书，杨牧是人人认识的“花莲来的才子”，他修了学者徐复观的古代思想史、老庄哲学等，很受后者的欣赏，同时还大量阅读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如华兹华斯、济慈等人的作品。1964年，美国诗人保罗·安格尔夫和妻子聂华苓在爱荷华大学创办“国际写作计划”创作班，到台湾寻找年轻作家，在诗人的选择上，大家推荐安格尔夫去找“叶珊”，两人见面只聊了几句，安格尔夫就认定这是他要找的人，遂邀请“叶珊”到爱荷华大学。一同加入写作班的还有白先勇、余光中、叶维廉、陈若曦等。杨牧说，到了美国，面对如此广阔的陆地，自己的眼界、写诗的感触很快有了差异。

此后，杨牧又命中注定般地遇到学者陈世骧，应后者邀请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，研究东西方比较文学，并跟随陈世骧重点研究《诗经》及先秦文学。杨牧留美任教，教美国学

生《诗经》《离骚》，但没有离开现代诗，还翻译了《英诗选译》、《叶芝选集》、莎士比亚的《暴风雨》等作为上课的教材。

上世纪60年代正值美国国内反战运动最激烈的时期，这让杨牧的诗歌创作受到影响，引发了他对战争、文学、社会的思考。1972年他将自己的笔名从“叶珊”改为“杨牧”，其创作文风也从浪漫抒情、自由婉约转向对现实的关照，尝试以诗歌介入现实，以诗歌批评现实，有了《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》等一系列诗歌。杨牧也开始在台湾媒体上写时评专栏针砭时弊。

杨牧与台湾诗坛保持着密切联系。1972年至1974年台湾发生现代诗论战，现代诗创作被批评过度模仿西方风格，杨牧深陷其中，虽然双方论战针芒相对、无比激烈，但这场大论战引发了台湾现代诗创作风格的转变。诗评家奚密就称，杨牧从此走出了新方向，在处理现代诗歌的本质时加入了中国传统，这种创作又通过他的诗歌和教学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。杨牧的诗歌开始尊重传统，诗歌创作有了精神系统，有了哲学体系。在他后来的诗歌《长安》《郑玄寤梦》等可以看到诗歌的意境更加悠远。

杨牧的诗歌创作也在寻求汉语写作的各种可能。他追求诗歌的音乐性，写出《故事》：“假如如潮水不断以记忆的速度/我以同样的心，假如如潮水曾经/曾经在我们分离的日与夜/将故事完完整整讲过了一遍了……”试图通过诗歌抓住钢琴、小提琴才能抓住的流动旋律。他也借助传统戏剧，做诗歌写作的实验，比如《林冲夜奔》：“看那和尚使禅杖，吃酒，结义/一把解腕尖刀不曾杀了/陆虞侯。这样一条好汉/燕颌虎须的好汉，腰悬利刃/误入节堂。脊杖二十/刺配远方”。

杨牧其实还是一位对人文教育做出贡献的人。1991年，他参与创办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，带去了真正的文学教育和氛围。1996年杨牧返回故乡花莲，任教于东华大学，协助成立人文社会科学院，担任首任院长，并引进驻校作家制度，开启东华浓厚的文学创作风气。在他任内，还成立了英美语文学系、中国语文学系、运动与休闲学系、经济系、历史系和创作研究所，一时人文荟萃，迎来东华的鼎盛时期。而到了70多岁，杨牧仍然在教授《诗经》和叶芝。

《奇来前书》《奇来后书》是散文作品，其实更像是杨牧的精神自传，在这两部作品中，可以看到杨牧对诗歌、对写作的自我剖析。杨牧写道：“诗是舞蹈，给出一种最可靠的表达方式，一种或者多种甚至无穷变化的方式”，而他始终认为诗歌“除了提示自由，恐怕也是一种令人畏惧却不能割舍的偏方，可以治疗灵魂的创伤、沮丧，和肉体的风寒；诗可能就是那么单纯，也提供人性的温暖”。

杨牧曾说，书写这件事其实可以说是我们努力冲刺，从那鬼神的束缚解脱的动作，在一定的大结构里，文字是惟一的条件。直到去世前两年，杨牧一直保持了很强的创作欲望。他的诗作被译为英、德、法、日等文字，尤其是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翻译和推崇，让他成为世界诗人，也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争夺者。但正如他在一次次浪潮中片叶不染一样，这些喧嚣并不能扰动杨牧。他虽在世界的舞台，但眼里始终是太平洋的风和玉山的雪。

## 丝绸之路千山共色 小河公主微笑永恒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

作为中国高校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，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是个“小而精”的存在。别看面积不大，但是每个展览都能带给人们惊喜。

2019年底，“千山共色——丝绸之路文明特展”在该馆举行，家在新疆罗布泊的“小河公主”不远数千里，来到了北京。这个展览原计划2020年2月28日结束，因疫情防控需要，博物馆暂时闭馆，“小河公主”回家的行程一度延迟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两个最为神秘的微笑：一个是幅画，是蒙娜丽莎的微笑；另一个是具女尸，正是“小河公主”的微笑。

“高贵的衣着，中间分缝的黑色长发上，戴着一顶装饰有红色带子的尖顶毡帽，双目微合，好像刚刚入睡一般，漂亮的鹰钩鼻、微张的薄唇与露出的牙齿，为后人留下一个永恒的微笑。”这是“小河公主”留给其发现者、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的第一印象，被写进了他的代表作《新疆考古记》。

1934年5月，贝格曼率领一支考察队伍在“死亡之海”罗布泊进行考古调查。行进中，他们遇到了孔雀河的一条南向支流，这条河宽不过20米，他随口称之为“小河”。

远处的沙丘里，一片密密麻麻的枯木林，是当地古墓葬前的立柱。在那里，他发现了许多神秘的古迹，“有一千口棺材”的古墓葬里，住着那位会微笑的“公主”。

从此，“小河公主”之名不胫而走。小河墓地亦被世界考古学界认为是楼兰探险史、西域探险史上最神秘难解的古迹，也是世界上惟一的、未能被解释的墓葬形式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再也没有考古学者进入小河地区，昙花一现的“小河公主”是否安好，成了一桩悬案。

1979年，新疆考古研究所王炳华等人，曾按图索骥寻找小河墓地，但没有成功。2000年12月，王炳华再次深入罗布泊，历尽艰辛，终于来到了贝格曼照片的拍摄地。果然，整个小河墓地犹如一只插满了筷子的馒头，安卧在沙漠深处。

虽然时间已过去66年，但小河墓地似乎并没有太大变化。沙丘上，层层叠叠、错落散落的是难以尽数的弧形棺板，它们大小不一，厚薄不同。粗略统计，总数当在140具以上，白骨、干尸、尖顶毡帽、粗毛布、草编小篓散落在棺板之间。

2003年，经国家文物局批准，小河墓地迎来了考古发掘。沙漠中缺乏生存条件，水、面、米、土豆、胡萝卜等所有给养，全靠沙漠车定期从外面携带。当地风大，为了躲避狂风，这里只有冬季11月到次年3月可以作业施工。

虽然吃尽了苦头，但是所有参与其中的考古工作者都无比兴奋。最终，他们在小河墓地清理墓葬33座，其中成人墓25座、儿童墓8座，干尸15具、木尸1具，祭祀遗存两组，文物近千件。

只可惜，当年贝格曼见过的“小河公主”，早已被人作为扰动，不在墓葬之内，无从查验真身。考古工作者便把在发掘中发现的，与照片中打扮近似的另外一具女性干尸，命名为“小河公主”。

虽然不是原版，可这位新一届的“小河公主”，依旧算得上是全球干尸界的“颜值担当”。她身形娇小，仅有152厘米，但皮肤白

皙、高鼻深目，毛发呈现亚麻色，长发及胸。经DNA检测，考古工作者判断，“小河公主”有可能是个欧亚混血美女。

小河墓地距离楼兰古城不算远，但是两者完全不是一个时代。“小河公主”生活的时代大约相当于商代早期，为公元前1500年左右，距今足有3500年历史。

从陪葬品来看，即便搁在现代入堆里，“小河公主”依然算是个时尚达人。她身披斗篷，头戴白色圆毡帽，佩戴项链，身围短裙式腰衣，腰衣上穗子及膝，足蹬皮靴。显然，那时的人已经很会保养，她全身敷满了一层浆状的乳酪，以便让皮肤更显柔嫩光滑。

“小河公主”躺在沙地上永远地睡去，木棺像倒扣在岸上的木船，将死者罩在其中，隔绝了生与死的时空。她表情安逸，脸上是凝固的微笑。这微笑是怎样形成的，科学无从解释。也可能一切只是个巧合，但是她的面容似乎有着神秘的魔力，总能吸引人多看一眼，让活人对干尸不那么畏惧。

由于文物的特殊性，“小河公主”的真身很少有机会离开家乡，到外地展出。这次“千山共色”特展，凝结了11家博物馆之力，展示了新疆地区出土的70件(组)珍贵文物，难怪她会亲自压阵。

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心，古代丝绸之路在这里经过，民族的交流在这里深入，多元的文明在这里汇聚。丝绸之路作为人类历史上空间跨度最大、延续时间最长的文化线路，虽路程艰险，却承载着多元文化的激荡和交融，这也是“千山共色”的渊源与含义。

除了“小河公主”，“千山共色”特展还有很多重磅展品。营盘男子服饰是一件禁止出境的国宝，出自新疆营盘墓地15号墓。专家推测，墓主人可能是当时西域城邦之一的墨山国的贵族。

古代的新疆似乎总是站在时尚的前沿。这位墨山国贵族，又是个衣着讲究、追求混搭之风的“潮男”。他头枕鸡鸣枕，是汉代中原的物品；身披红地对人兽树纹双面罽袍，图案有浓郁的波斯元素和古希腊元素；脚上的贴金毡靴，缝有贴着金箔的弓形绢片，是迄今所见贴金丝织物中时代最早的实物，明显受草原文化影响。尤其特别的装扮是，他头戴麻质面具，表面涂白，用硬物划出眼、唇线，墨线勾勒眉眼和胡须，戴上之后好似瞑目入睡。

在展览中，还有西晋的《三国志》写本残卷。1965年，这件文物出土于吐鲁番安乐古城南一处佛塔遗址的陶瓮中，存四十一行，五百七十余字。一同重见天日的，还有《魏书》残卷、佛经残卷、梵文贝叶经写本等。

《三国志》是陈寿的著作，二十四史之一。从成书到公元315年西晋灭亡，不过是短短20年，《三国志》却已传入新疆，可见当时中原文化在西部地区传播速度之快、影响之深。

这件文物的材质是本色加工麻纤维帘纹纸，质地考究，专家推测可能是传说之中的“左伯纸”。左伯纸由东汉末年的左伯发明，左伯是蔡伦之后的又一位造纸高手。相传这种纸厚薄均匀，质地细密，色泽鲜明，备受当时书法家的推崇，属于纸中上品。只是左伯纸长期存在史籍记录中，今人无缘得见，若真能证实，也算又一桩意外之喜了。